芹湜集

懲毖錄

樂

懲毖錄卷之三

芹曝集

劄

論遼東咨兼陳事宜劄 壬辰六月在義州

見本集

陳時務劄 壬辰九月

伏以今日之勢日益危迫前者每望賊兵之自退今秋盡冬來自退之事已無望矣四方郡縣相對編首誠可痛心且不久江氷當合大同晴川博川等江盡爲平地賊兵之散漫渡江者將不可禦 中朝若果

出於用兵之計則當到已久而至今無消息臣竊觀
沈游擊處置其大意恐不過僥倖息兵而已倭人狡
詐百端脫使陽爲講解遲留過冬明年又多聚醜類
休兵鍊器捲地而來則其可以約信制其猖獗乎况
賊十年窺覦以有此事今未嘗一挫其鋒豈有自還
之理乎唐將之失計卽我國之尤大不幸臣不勝扣
心拊膺夜不能寐也今宜速以此等曲折明白陳告
更請速來庶或得濟於萬一也且竊聞達州衛撻子
亦有請救之言可爲寒心唐時不能平安史乞兵於
回紇吐蕃世被其禍此則又非此比也然北虜素以

近年捕斬採蔘胡之故怨我頗甚今猶以善言來試
在我亦當以善言待之不當嚴辭斥絶以益其怒惟
使邊將語之曰我國與爾世爲隣土今聞倭奴作亂
欲爲來救其意甚美 朝廷若聞所當嘉奬賞給但倭
患今已向平不至於勞爾輩遠來云云至於請止
中朝亦不必大爲自絶之語待如世讎當以微辭嚴
拒而密告以貽害非輕之憂勿使彰著於其耳以增
一敵蓋我勢方急不能以制其進退之命脫或多起
士馬隔江來駐名爲救援而其意難測將何以待之
此事 朝廷必以酬應得宜而臣在此不得詳聞不

堪過計之憂敢此濫陳且臣在此時接四方往來人
略聞諸道形勢江華之事亦甚可虞蓋兵多而無所
統一號令雜糅且無能將近聞又不利於華藏浦而
船隻亦被賊奪云云今稍可依仗者江華之兵而且通
南方信息不幸而江華有賊則大事去矣今令金千
鎰崔遠邊良俊多集舟師堅守其地相時而動毋墮
賊術中以成萬全之圖且京圻本方諸將惟高彥伯
最為可任而委任不專所率之軍只楊州一境之民
無以成事臣意宜令楊州抱川積城加平永平等邑
之軍盡屬於彥伯遮截東道勦捕賊兵京城以西高

陽交河江華喬桐之軍又屬於一將廣州果川水原安山衿川等邑之軍又統於一將三而合勢以爲恢復京城之計而仍使有計慮忠勇重臣總爲節制若是則事有端緖約束號令皆有歸宿而事可得濟矣自古國家之敗非一日之積一事之失大槩自士夫心術敗壞始他不暇論今於危難之際其患尤大以此方伯守令盡以奔竄自免爲心賊未至則率其眷屬巡遊列邑責辦廚傳貽弊吏民賊至則望風先遁甚者盡抄精勇之士自衛其身潛藏遠避惟恐見賊故前日在其本邑射捕零賊以救鄉里之類今皆爲

幕下閒遊之輩人皆憤歎不能已已　朝廷特未之
知耳至於江原道山林深阻道路艱險往往有百二
之勢誠使當初抄發山尺獵射之人購以重賞處處
設伏以其所得贓物盡與其人使有勸慕則一道猶
可支吾而今則已爲賊主與北道之賊據爲窟穴其
勢日熾將彌漫於慶尚左右道未知國家更有何地
耶言之痛哭今宜有所處置急急收拾然後庶可爲
也且一道之中有名號者甚多而一無捕賊之處徒
爲紛紛貽郡邑之弊此亦不可以必省乎且忠淸全
羅道爲我國之根本賊方熾盛而二道監司皆以勤

王離其道內則必有彼此無及之憂萬一兩湖敗則嶺南難保而八道更無乾淨之地矣此亦當使一將抄率精兵以赴難而監司則留捍本道之賊恐或便當臣又有一憂觀此賊勢其平定不卜遲速假使賊兵幸而退遠近郡邑蓄積蕩然明年種子亦無出處而生靈盡爲塡壑其誰救之此非必憂今賊兵猶在軍粮之外多積皮穀於郡邑恐有意外之慮臣聞宣川身彌島地勢廣濶與江華等地無異特以西道不爲海防故未爲設鎭耳臣意宣川定州嘉山以下以至郭山龍川鐵山諸邑皮穀以海船移置于其處而

仍使武將一人率水軍守之多作草家以爲過冬之謀賊平則輸出陸路以爲明年之種實係遠念至於黃海道豐川椒島及他海島無不如此既不見失於賊又以備明年之用事極便利而江華以西船路相通亦必無礙臣敢此并達謬妄之見未知適用而區區之忱不敢不盡取 進止

陳時務劄 壬辰十一月在定州

陳時務劄 癸巳十二月

陳時務劄 甲午

措置沿江屯堡劄 乙未

陳措置防守事宜兼辭職劄丁酉

己上五篇幷見本集

啓辭

請遣申硈守京城及曉諭四方合力勦賊

啓壬辰五月

條陳時事　啓壬辰六月

條陳時事　啓

幷見本集

得病請姑使他大臣料理接待天將事　啓

壬辰六月十八日在義州

臣自途中得病數日來轉劇初惟泄瀉耳𢀋成血痢腹痛痔腫雜證乘虛交發夜不交睫者數日食飲俱廢委頓無力不能起坐當此危難之際無以少效筋力而將遠先朝露誠自痛傷不能已已目今國家所恃者惟唐兵而緣我國不能協力接濟師老江上未進一步使賊得以窟穴西都養其氣力以為無窮之禍事機緊急臣當日見唐將料理兵事且道路饋餉等事亦須親自驅馳目見虛實極意措辦然後庶可及期而不幸病勢如此恐誤大事不得不達伏乞

聖慈留念臣差病間使他大臣料理可無緩不及事

之悔臣若幸得存活筋力所及不敢辭勞難惶恐敢

達

請不爲還任守令徙邊 啓 同日

臣與調度使洪世恭相議某處穀移于某邑某處雖

進泊于某江事一一分付而世恭極慮處處下令雖

撒無可使令事未易辦爲言且雖有粟無人轉輸如

嘉山安州肅川順安皆爲空官不得已別樣處置然

後朝令可施近日不爲還任守令一切全家徙邊事

洪世恭處亦爲分付行移此意敢 啓

嚮導 天將 啓

見本集

定州粮穀添備 啓

定州距龜城最近唐兵所經一路亦惟此處爲留駐之所而本州倉穀甚少今不得已先添定州之穀然後可以支應唐兵定州之穀既足則又當分輸于宣川郭山等處此則自可觀勢爲之矣各官百姓令頗還集云令其守令設爲方便稍稍輸運事知委于調度使且從事官洪宗祿時在昌城亦令馳到龜城與調度使同方刻日輸運後具數啓 聞事急急下書何如

龜城粮穀形止及請褒奬自願從軍人啓

壬辰七月三日

臣近見從事官洪宗祿牒報昌城倉穀合白米田造米都數萬餘石皆可不眷而食其數最優朔州倉穀田米四千九百餘石白造米各七百五十餘石粟米一百二十餘石都合七千餘石兩邑馬豆合七千餘石以此兩邑之穀足可支待萬兵數月之粮只是道里窵遠人馬不俱輸運爲難耳然昌城之穀可以從船路順流而下數日可達義州朔州則必運輸於龜城又自龜城輸到定州其勢似便但龜城之穀其數

自多今姑置朔州之穀先輸龜城倉穀於定州博川則可以支待唐兵請以此意令備邊司急急知委于調度使等處使之隨勢及時措置何如且洪宗祿召募自願哨撥及從軍者起送于都元帥處前後十七人其中朔州別侍衛韓克斗金起壽二人直來此處克斗自言於平壤之戰射賊頗多今又自願從軍起壽斬得賊首獻於軍中而褒賞不及頗爲缺望且其一家兄弟三人皆力戰以死云甚可矜惻此二人臣意當即照例論賞使不踰時其戰死者家口亦令所在優恤以勸來者可也朔州一邑頭者爲訛言所動

人吏逃竄倉庫幾不能守有本邑座首李天始者盡
心據守得以保全其功不小云如此之人亦令該司
各別褒奬然後人心庶有興起故敢此幷 啓

糧餉漕運船隻措置 啓

伏見都元帥金命元等狀 啓 祖摠兵言平壤餘賊
過江當追擊幷勦中路及在京之賊云在我極爲喜
幸但前途粮餉船隻等事措置無路黃海道則三縣
軍粮輸轉宣傳官今朝下去時已爲有 旨于黃海
監司矣京畿監司則一向不知去處聞江華喬桐兩
邑時得完全云又以宣傳官一人給馬發送以兩邑

守令差使員定體本邑及他邑軍粮極力措置船運于臨津又以下流船隻多般摸得整齊格軍亦於臨津待候而一邊京城所用軍粮與隣近如金浦通津仁川富平南陽安山等邑通議急運于龍山等處使及於前頭之用何如今此之擧天實啓之人不得繼之極爲憫望敢 啓

請遣從事官整齊一路芻粮 啓

臣病勢日漸沉劇當此之際僵仆累日無以少效微勞罪當萬死數日前因有 召命力疾詣賓廳其後病益添加當其痛作之時一身如解流汗滿身不能

自定一二日間差歇無望而唐兵一路粮餉調度等事日急一日雖已累次移文申勑而人心渙散守令之盡心者亦必恐臨時多致齟齬以誤大事不勝憂悶他餘措置自賓廳備邊司已皆詳盡區處矣大槩沿道各官見儲軍粮惟義州最優定州則雖名大邑而時存二百餘石龜城之穀若及期輸運則似可接濟臣意唐兵發行時自義州齎三日粮初日宿良策而龍川添給一日粮則三日粮猶在第二日宿林畔宣川又添給一日粮如良策則三日粮猶在到定州嘉山亦如之安州則以船隻輸運龍岡三縣之穀五

六百石泊于老江下流唐兵臨到之時又分給于安州則是沿途自義州至安州皆以其處之穀支給而義州所賫三日之粮則依舊猶存是可及到於平壤賊若望大軍之來棄城南逃則平壤餘穀可以接濟假使不然唐兵旣到城下三縣之穀人負馬載不患難運計實無便於此者伏見遼東咨文亦以我國粮餉不敷至於賫持乾粮其委曲便易欲濟大事之意至矣以此明言曲折於唐將通情爲之則似無不從之理矣但馬料則持去似重當於各站備待請以此意議處何如前日康士雄之去臣即令船運三縣白

米六百石到定州若定州已輸運龜城之穀則雖非
三縣之穀可以支給三縣之穀則姑令移泊于安州
近處以待事甚便當議于大臣則其意亦然但必須
別遣一人如宣傳官之類專掌爲之然後可以及時
矣臣病歇則自當驅馳道路親自檢勑而不幸病勢
如此從事官辛慶晋使之先期馳去整齊爲當故敢
啓

請自行措置粮餉 啓 壬辰七月六日

臣伏覩 傳敎以唐兵粮餉支待事急緣臣有病欲
令左相尹斗壽出去措置而沿道粮料臣自前次知

爲之且龜城及諸處輸運之事皆已移文知委別遣從事官等整理必無不及之理且臣雖有病未免之前自當限力驅馳而 行在所駐凡接應緊關之事不但粮料一事三公之中只有左相一人豈可出外臣今日先遣辛慶晉明曉力疾隨行不至遲緩故惶恐敢 啓

進紀效新書 啓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在海州

臣前在京都嘗因李德馨得見唐將戚金所借紀效新書德馨又傳金之言曰爾國欲禦倭非先太傅法不可所謂先太傅即金之父繼光嘉靖年間爲東南

名將至今浙兵之强皆繼光所訓鍊臣略窺其書一
二宏濶微密倉卒未能徧究端緒而要爲萬世不刊
之書第以索還之急令吏輩數人分卷謄出携歸嶺
南欲以活字印之而未及焉只又傳一本付監司韓
孝純使留道內其初本仍在臣行槖中書畫未精且
未粧績不足以上備 睿覽而書中所載皆今所講
求而未得其方者若前此未經 上達則秘而不布
亦甚可惜故敢此投進但當初讎校未畢間有錯字
缺句而其論器械製造文字亦頗有難解處如蒙
賜覽卽下備局更爲精校而其未曉處又使聰敏之

人及此南將未還之前論難辨質至於布置營陣束伍分部之法尤我國將士所未料理亦當按此書而親承口受以開迷昧且仍令隨行於　天將營下目驗其指揮約束之狀了然無疑然後庶可擬倣摹效以求實用矣

請厚待唐人　啓　癸巳十月

訓鍊節目其載紀效新書者至詳至密今方一切依倣爲之但其文字及器械名物有難曉處趁此　天將未還之前令聰敏之人多般辨質洞然無疑然後可以訓習此意前已　啓達令朝使郎廳李自海往

質于駱參將留營之人駱尚志稱云者尚志乃參將
親屬又有宋侍郎所送金文盛七人同在一處見自
海自言以侍郎之命將就劉摠兵之營訓鍊我國之
軍來此數日而糧料支待踈濶多有怨恨之色至欲
還去以此未得發言而退大抵我國接待唐人所當
極致慇懃然後可以得其懽心而近因多事該掌之
官其於支給供頓之際甚多稽緩臣聞高麗時有宋
商李元者來寓於宰相崔茂先奴家茂先待之甚厚
因學焰焇火藥煮取之法我國之有火藥實自此始
今則南方之人多聚于此其間諳鍊軍機者何限必

須待之以禮結之以恩使之傾倒所有傳授於我則其爲後日之利庸有旣乎且質疑時當有事知譯官可以鮮聽譯官一人與自海同爲質正疑處令來唐人金文盛最曉陣法人物亦甚蘊藉云亦令接待都監堂上問其來由使之訓誨爲當

與戚揔兵問答書 啓 癸巳冬

條陳時事 啓

幷見本集

請裁省民役以紓民力 啓 癸巳十一月一日

兵亂之後重以飢饉疾疫千里之內無復人烟不過

數月生類殆盡事之痛迫莫過於此其中畿甸尤甚
凡便民之政所當勿論大小急急舉行如救焚拯溺
然後庶可有一分之效常時各官民戶貢物進上名
目多端令於草創之際凡百祭享以至供上等事一
切從簡比舊只存十分之二三戶曹急急通融商量
實用之數撙節裁定又於郡邑察其焚蕩最甚及其
稍完處可減者減之可存者存之明白知委使人民
曉然知之然後貪官猾吏及各司下人等不敢刀蹬
作弊孑遺之民得蒙一分之惠此事最急一刻不可
遲緩前在海州至於　教書下諭而今既歲暮民間

尚未知蠲减仍存之數剥膚椎髓慘不忍言而公家
亦無所益極爲寒心請令戶曹數日内急速磨鍊如
京畿全减必紓民力其他道則參商緊歇量宜裁减
使公私兼濟宜當此非常時貢物詳定之比只取今
年所納損其應用之外而已捧承 傳施行何如

陳屯田事宜 啓癸巳十一月二十二日

屯田一事言者甚多而揆之時勢亦不可不爲但屯
田之事有三一則屯兵邊地於不戰之暇以其所留
之兵合力耕種以省内地輸運之弊即古之趙忠國
諸葛武侯是也其一兵亂之後田野荒廢而流民甚

多招集一處分田授種且資農粮田器牛隻又得而任之如曹操使棗祗屯田許下得粟數萬斛竟以此幷吞天下是也其一相原隰之宜令民自耕而稅其稅如近日訴民耕作之例此三事外他無善策上二條必有農粮然後可以聚民聚兵下一條雖無農粮民自耕而利益亦多此在有司相勢度力為之早為區處無失其時而已此乃戶部之任令戶曹兼取衆策得其可行者急速處置如前日所達海島可耕處亦幷料理作為事目然後更與臣等參商定奪何如

陳陳奏形止便否 啓

伏承 聖批不勝惶恐之至當此國事危急非不欲殫心竭慮而精神才識終是有限近日之事多有失誤屢勤 下敎罪無所逃但臣等愚意所在則自古告急之事不過愼擇使臣冠蓋相望血誠陳懇雖遇險難而不計死生以身當之期於道達而已今經略多般攔阻使賊情不得上達固爲痛甚我國告急之使[illegible]朝夕繼進扣心號哭於經略之門使遼左之聞見曉然知之然後可也今雖有黃璡一番進去而亦中路彷徨未見經略之面是在我告急之道亦自未

盡將何據而遽以告急奏文爲經略攔阻訟寃於
天朝乎竊觀宋之爲人機械隱秘其黨布列萬一因
此而反以傾陷誣罔歸罪於我國而我國不能自明
則他日禍端因此而愈重或未可知故今日之事只
當陳本國危急之狀而應昌誣罔之罪則令　天朝
自覺乃是善策今黃璡既去金睟繼往其得達與否
皆不可知此後又有尺粮使或偕持告急之奏或自
爲呈文皆在使臣盡心與否此外如通情於周基之
還移咨於巡按等處皆可爲也其餘出於他逕涉於
未安者則非徒於事無益反恐以此爲口實而益陷

於經略衙中也臣等私憂過計不得不致謹於此至
於請罷一節 上教極爲允當臣等亦因設院啓辭
欲假他事因達賊情之言而并爲歷舉未及致詳實
出慮事踈脫尤切惶恐如此大事所當參互衆論以
取其長非臣等所能料得無失機會一失後悔無及
若令二品以上各自獻議恐無不可採者

請訓鍊軍兵 啓 甲午春

見本集

請諸將驕令出一 啓

被擄逃還女人所言雖不可盡信亦當有一二近似

者所謂仇法谷賊也前此諸將之報皆無所載今始因女人知之是皆體探之不審賊情之不察極爲駭愕今雖欲往圖所當先爲詳盡哨探悉得其形勢險夷軍士所從入處然後審約諸將乘機疾趨如狄青之夜渡崑崙關乃可有功此在都元帥臨時處置不必預稟於千里之外軍令不嚴人心縱恣之弊誠有如應瑞所言者然軍令不嚴實出於體統不一令出多門之致今以慶尚諸將言之則旣有元帥總領諸軍則諸將凡有進取之事皆當審稟於元帥聽其可否元帥亦當出令於諸將指揮方略進退遲速之間

動合事機而如有聞令不行逗留誤事或輕動取敗者必以軍法繩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毋得違越參差則體統自然相維而軍令肅然矣近觀諸將所報參以南方之事軍中大體不立而各自行令防禦使兵使巡邊使等官皆擁主斷之權所謂助防將守令以下彼此相牽不知適從更生怠慢翫愒之念欲進則進欲退則退因而不及期會則必以他將爲解如往日金應瑞高彥伯爭一鄭希玄互相紛拏是其驗也今此應瑞所請之事誠合事機則都元帥卽參酌事勢畫授方略傳令各陣約束進退如此而不遵

號令者則惟有劒耳至如倉卒遇賊不及申由於元
帥者則亦於其處見在主將聽其號令如助防將別
將以下聽防禦使兵使節制而違令者亦爲行法不
必覆禀於 朝廷而示其處置以此意 下諭于都
元帥權慄申勑諸將一體施行何如

請開鹽鐵之路以足國用 啓

兵興三載財穀殫盡生財之道不可不極力措置前
者設立鹽鐵使使管鹽鐵之利苟能善爲區畫則不
擾一民而利益必多議者但以近來檢察使等官多
以無賴之人稱爲看鹽官列邑苦之遂幷與鹽鐵使

而廢之識可恨也夫人不能一日無鹽其切於生人之需與五穀相等而出於海水者無有窮極昔齊桓公問為國於管仲而仲以鹽筴對其後自漢唐宋以及 皇朝無不以此為理財足食之源特我國之人狃於尋常不知要領而泛視為等閒無益之事至與作廢有同戲劇實為未便今則以鹽鐵之任歸於度支此則果為得體盖戶曹盡管財利之政如善為之不必別出一使也但為之亦當得其要領盖沿海處處本有鹽戶可以興煮無窮第緣徭役煩重苛政相侵故鹽戶日漸流散鹽戶流散故鹽盆數少而鹽貴

如金公私交病今盡除許多紛紜張設之事惟減其鹽戶之役使之安集而逐日所煮與之相約以幾石爲公鹽其餘使之自食一年公鹽其數不可勝紀於是戶曹通計各處見在之數從時直許民和賣又以舟船連次輸運散布於山谷稀鹽之處隨時平價務在便民則穀物流行公私兩便生財之道無過於此竊見中原遼東志載鹽盆幾處鹽軍幾名今亦只知某邑鹽戶幾何鹽盆多少而已其事豈不簡省而易行哉至於鐵則亦儘有可行之方雖不必一時幷舉而近日中江開市唐人多求水鐵故以此貿穀其利

亦多此亦在有司詳參利害如盐户安集之規使鐵物興産則似亦有通行之路右兩條令户曹堂上一員專管責成如何

措置忠州上流且於鳥嶺設關屯田　啓 甲午二月

見本集

因　傳教陳其事體非便　啓 甲午十二月

伏承　下教反覆商量沈之形跡固多可疑然其云云之說猶是流聞之語虛實尚為難知我國不可以此失待　天朝將官此事宋應昌主張而沈為其嗾使表文先為經略旗牌取去或有近似者若使中路

郡邑故阻其行如拘執者然萬一知其出於 朝廷所命則其事無益而其致怨恨不但今日而已且在此雖或少遲其行而渡鴨水則誰能挽留許箴之行雖急必不得同時并到北京無疑大抵危難之際酬應之道有萬不同好我者未必加親惡我者未必加疎要之牢籠含蓄泯其形跡勿令奸巧之徒窺我淺深而益以爲計此亦一道臣之愚見如此敢 啓

請遣徐渻審察賊情乘機行計 啓

淸正往來書信乃是大段機關應之不可不審伏見劉總兵所答之辭雖曲折未詳而所謂康玉湖者似

是中原之人被擄於倭中而言清正不見信於關白之事賊情所在固難測知果若有是玆乃可乘之機也昔回紇與吐蕃相結入寇而郭子儀謀知二虜爭長不睦使之離間而幷擊吐蕃軍機所係甚不可忽而權慄諸人撫機緘蓄不能與劉總兵極意相謀以爲策應行計之圖而但曰何忍與此賊相通此實守株之見非通變之論也夫行長之與清正相爭不和自前已有其說惟敬亦言之今之設書於劉總兵安知不出於自中爭狠而然耶今其計不施而劉總兵又離八莒撤回全羅道清正亦畏其言之漏洩而圖

爲自明之計則反欲以戰鬪立功自蓋其迹而爲免罪之地慶州之事益危矣在我之勢兵少食缺 天兵已撤已無可爲而如此機會又復差過臣等之意徐稍不可不送雖不以監軍下去而急下與劉總兵相見細問其意爲從長善處之策且觀賊情如何元帥處置疎密而十分論議停當計畫便宜施行則庶有一分之益矣

請修擧鎭管之制 啓 同月

見本集

因備忘記論鍊兵節目 啓 同月

備忘記近觀兵曹勤於訓鍊濩感為國盡職非人所及第鍊兵雖勤揀兵當精今以冗雜無用者擇之不精苟充行伍只習安坐放丸試劒恐非所謂鍊兵之道也古人鍊兵惟務精而不務多岳飛之兵能以少擊衆者只是精擇而加訓之耳其法射必左右被重鎧超濠日以為習此非勇力之人不能也古人又教士足囊以沙漸漸加之戚繼光曰兵須學跑新書有鍊手鍊足鍊身之法教兵亦多得矣今之教兵或似未盡予意大加簡閱汰其身殘力弱體鈍足重年多之人只取精壯又必習跑習步且前日所設毒火毒

夫之法若曰無用則已不然不可不傳習而其後似無所聞此意言于訓鍊都監事 傳敎矣鍊兵曲折甚多大槩以意料之則鍊兵如鍊金金非百鍊不可所欲兵卒必極致其精然後可以投之矢石爭死之地而不弊矣夫金鼓旗幟所以鍊其耳目也弩鏡劒戟所以鍊其手足也號令約束所以鍊其心膽也進退前卻所以鍊其實戰也其他營壘器械瞭望哨探節節無不鍊習精熟如手持而足行然後始可爲可用之兵故其初人各致其精其終也能使合萬人爲一心此節制之兵所以無敵於天下也益愈精則愈

一此如儒家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天下之理無二致也故紀效新書亦云合衆之操須刻完事目力不能遍及不如小操爲親切假使只有五人而當以五人操鍊有十人而以十人操鍊以此推類雖至於百千之多而其規一也今訓鍊之軍以哨統隊以隊統伍一伍長所率則只是四人也一隊所統則只是六伍也一哨所統則只是三隊也如使哨官責隊長隊長責伍長則所操旣約而所及自廣此軍政之大綱也惟其如是故新書又有申連坐之法一伍中軍士未精器械鈍弊號令不行則

併與軍卒伍長而治之一哨中如此則并與哨官隊長而治之其道也如目之隷綱如枝葉之附榦所謂哨官隊長伍長等各盡其心各操其屬晝夜刻意其庸劣者汰之未習者熟之如恐不及而時月之間兵無有不精者矣當初訓鍊廳事目亦倣此意視各哨軍士成材多寡之數而行其賞罰近者以習陣多事頗爲無暇於此等事今後更加申勅施行在兵曹與將官盡心擧行而已大抵我國自前專不知鍊軍規模今幸得唐人遺法兵曹又極致意漸次成就頗有可觀待其一藝成然後又教一藝推類廣之淘汰不

己則古人左右射重鎧超壕注坡等技次第可學但當爲經遠悠久之計勿使乍作而乍輟朝耕而暮養也　聖教大加簡閱只取精壯誠得務精不務多之意極爲允當但古人云兵家亦棄弱而不用其中最精之兵所謂選鋒用之於摧堅陷陣非此不可至於雜類如旗鼓手火長等軍亦於弱卒取之要當使之各得其任而已然此但言鍊兵揀槩而已此外鍊將尤重於鍊兵比之象戲則鍊兵其列子也鍊將其當局者也故有岳武穆然後方成岳家之軍有戚繼光然後方成戚家之軍今兵雖頗爲訓鍊而用兵者無

其人則如列碁子於局上雖甚整齊而使凡手着之則依舊未勝也今定於京外武士中搜訪將來可堪統兵者爲訓鍊部曲之任學習陣法自大將以下以及哨官旗隊摠皆於平日自鍊其兵臨戰自用其軍然後庶幾所養卽所用所用卽所養此新書所以旣言鍊兵而必以鍊將終之者也毒火之法已爲傳習於唐人他餘材料已爲聚合但無巴豆故須着以內醫院餘在巴豆一兩送于都監使之依法合聚待其製成然後試用於畜物以觀可用與否而仍爲行用於諸陣不無效驗矣

請令都元帥戢和諸將 啓

見本集

陳慶尚道賊勢請以金應瑞爲別將留駐大丘又請促忠淸兵使李時言往慶尚道與諸將同力捕賊 啓

臣頃在慶尚道目見本道事勢十分危迫而右道之勢尤急謹以一二愚見妄爲狀啓此外未盡之意欲於復 命時 啓達而臣病劇疲困未卽書啓近日伏見都元帥權慄及防禦使權應銖等狀啓右道之賊已踰洛東江下流自靈山昌寧玄風密陽淸道晝

夜散掠已及大丘慶山之境都元帥亦不能駐在大丘是其中道皆爲賊藪幸而蔚山之賊觀望未動若一時俱動則左右道淪陷之勢將不遠臣竊料本道乃國之門戶府庫如使鳥嶺以南盡爲賊有則江原忠清全羅次第瓦解而大事去矣臣念及此事爲之夜不能寐臨飡忘食臣觀右道出沒之賊與前日賊勢不同前則賊兵必大張旗幟多數出來故我國之民或隱匿山谷以避鋒刃賊去則還爲聚集略事耕作以度朝夕今則賊或什伍成羣或數百爲運變着我國人衣服使被擄之人前導橫行晝伏夜行潛相

掩襲故雖幽深山谷無處不到人民不能躲避盡罹
於鋒刃不然則皆爲被擄而去安有如此寒心之事
乎我國將官等不能瞭望體探賊來而不知賊去而
不知從前如此而今則道內空虛尤甚左右道相距
數百里間只有成允文鄭起龍以些少軍兵把截兩
道中間一帶空虛尤甚但有防禦使權應銖在慶山
東奔西馳難望策應前日請於大丘置陣以通左右
道氣脉者爲是故也見在諸將中惟郭再祐金應瑞
可堪此任今聞再祐　陣不起云如此遷延而賊勢
日熾則事無及矣金應瑞雖在白衣從軍之中而近

日蔚山之役略有微勞且其所率降倭皆是力戰之卒若令金應瑞專當大丘而與權應銖連勢且令密陽府使李英等收拾密陽靈山清道玄風昌寧等處之兵略成軍形以爲討賊收拾地方之計則事雖已晩猶可及圖也臣來時金應瑞牒呈于臣云在此別無所爲事且其率領降倭亦無得食資活之路願以軍官隨行於臣處云蓋其意自以客將寄寓道内事勢難便故如此云云此人旣以罪令從軍責效雖不可遽授將任但以中路別將之名使之留在其處添其軍數又除出大丘所在粮餉以爲軍粮使降倭等

不至缺望而力於戰鬪似爲宜當且蔚山之戰降倭
等多有立功者而久不行賞此屬皆不能無怨幷合
軍功聽査覈論賞慰諭分給激勵其心亦係權時之
宜也且忠淸兵使李時言遷延時日尚未下去云極
爲未便臣在慶尚道時忠淸監司金信元移牒於臣
云調兵勢難且本道亦不可無主將李時言不當更
赴南方云云臣答以慶尚右道賊勢如此若右道不
保則次第將及於忠淸道速爲下送云云今見都元
帥權慄狀啓則李時言以軍粮不辦尚未前進云軍
粮鳥嶺等處亦不無餘儲尚州星州大丘皆有軍粮

軍到其處自可就食救急之兵當倍道幷行今乃遲
延引日以失事機甚可惜也此亦當自　朝廷嚴辭
峻責使之刻日馳赴先下大丘與金應瑞權應銖等
合勢驅逐其處賊勢稍退則金應瑞權應銖雖留在
信地而李時言則移軍右道更與鄭起龍勦捕右道
之賊勢不可已大抵春節已深而賊勢如此人民盡
散地方空虛之後雖欲築城屯田以爲經遠之圖誰
與爲之此賊免計萬端其連營屯結之處自蔚山至
順天九百餘里更有巨濟南海爲其巢穴土地膏腴
甲於南方今使零賊出没分掠於數百里之間盡驅

我國遺在之民使不得耕種其處而海邊一帶招集被擄之徒蜂屯蟻聚肆意屯耕仍於要害處據險築城首尾連絡他日雖欲以數萬兵甲取之其勢極難故今日之事當在於早決不在於持久臣病中精神昏耗未能細陳曲折而大槩如此伏乞 下備邊司商度施行如何

召募邊郡慣戰之士省內地民兵使兵農兼舉且處置降倭 啓 甲午三月二十九日

軍卒不爲精抄而冗食者居多軍粮盡皆乏絕而繼餉無策此今日切急之憂故前此累累移文知委不

一而足然不知施行與否今因慶尚道軍官聞之則
各官民兵調發之弊猶在故農民幾盡失業在陣之
軍亦以無食僵仆相望云此自前知其失計而至今
因循未改良可痛歎大抵內地民兵百不能當邊郡
慣戰之士一今慶州蔚山長鬐密陽機張淸道梁山
之間遺民之散處山谷而經年戰鬪心膽已堅者其
數不下千萬苟有軍粮而招募爲兵授以弓矢器械
以爲戰用則旬日之間應募者雲集而此輩皆本處
之人詳知形勢曲折其與客軍之疲弊遠來者相去
萬萬矣旣用募軍則內地民兵可漸省之而量數定

納粮米使之隨其所備或麥或豆或大小米平量收
之以爲軍食則軍無冗雜之患民有息肩之暇兵農
兼擧戰守有頼今日之計無出於此矣且聞防禦使
金應瑞用降倭引出他倭頗多云此兵家善策如知
其誠心歸附則待之不可不厚以結其心請成司猛
司直告身下送而幷給衣次藍靑布十餘疋使應瑞
觀其所爲特爲分給以慰其心而毋使有失意逃還
之患此等辭緣幷 下諭於都元帥及慶尚道監兵
使防禦使何如

陳遼東回咨指辭 啓

伏見遼東都司咨文我國欲復不共戴天之讎 天
朝亦非不諒其情而亦以如此者不過宋經略當初
已失機會今則留兵已撤再舉勢難以是姑出於下
策欲以封貢之說羈縻賊勢庶幾賊退於萬一而
中朝科道之議據正爭論故於此無以處之欲使我
國靜而俟之當初猶不分明說破而今則直說兵粮
不能應封貢又不許朝鮮之事去矣不知彼國之人
何其愚也云云其意可見矣大抵我國之請於 天
朝自始至今有三大節皆機關所係初則平壤既破
大兵長驅堅請勦滅而不容他議一節也其後提督

之軍雖回而南兵萬餘留住南邊我國粮餉亦未蕩竭當此之時急請添兵一舉掃蕩又一節也今則粮也兵也必須皆頼於　天朝而觀　天朝之事似無應副之理事勢危急日甚一日賊若未退則國有必亾之勢到此雖請之勤勤終無所益也惟當姑爲款待任其所爲更觀事勢如何又一節也今此回咨促云　天朝雖欲以封貢退賊而小邦則以爲恐無退歸之理以是爲慮惟願涘息長策使小邦期於保全云云而勿爲一定之言浪觸彼怒而無益於事似爲便當

邊方事室分付都元帥從事官黃汝一 啓
都元帥從事官黃汝一今將下去凡 朝廷分付之事前後非一時未知舉行與否令元帥急速相考行未行別爲開錄啓聞且聞各官抄軍之事猶無頭緖控弦之士或多托故免防疲殘無用之兵逐日徵發不堪其苦逃散相繼文移督促一族隣保并被其害民間騷然而軍中實無數百精卒極爲可憂前者令各官抄擇精軍以赴戰所其餘皆令備粮以充軍餉軍餉稍足則召募邊邑慣戰之士充補隊伍此最爲急務故屢屢知委今未知舉行如何此事両爲申勅

施行且慶州安寧相距隔遠勢不相接而中間數百里蕩然空虛賊若以零兵出沒於慶州安寧寧掣我軍而以他兵出於空虛之地直擣內地無人可禁言之可為寒心聞鄭希玄獨在密陽而希玄既非可倚之將所率又至少何能為有無且觀宣傳官郭崑所言希玄募得密陽等處之軍二百餘名中間粮乏散去今又得粮數十餘石散卒還為來集者百餘名云以此見之苟能措備軍餉以聚散卒則軍未嘗無也大抵慶尚一道人民渙散三年之內不復收拾歎鬱鳥散飢餓輾轉而死者不可勝數往往流入賊中以

爲資生之計故東萊金海之間我民充滿耕漁而我國將官守令則視之如草芥任其去來是眞爲賊驅民處事如此其何以回已散之人心而圖收復之長策乎今之爲將者拱手優游於無事之地　朝廷使之戰守則必曰無軍將何能爲乎遇賊則必曰衆寡不敵且戰且退以此數語爲免罪塞責之文具略無勞心焦思死中求生之意誠使紀律素明此輩寧能免於鈇鉞乎卽目秋成已過蕩敗逢获之地固所不論如幸而有子遺之民往往依接耕作於海邊者盡爲賊所掠誠可痛心處尙道粗完處如晉州昆陽陜

川咸陽高靈居昌安陰山陰三嘉草溪宜寧丹城河
東等地今年官穀收糴多以從實數急速相考除出
明年種子農糧其餘盡以軍糧磨鍊計其各陣軍數
詳細接濟俾無濫費乏絕之弊若民間稍有貯粟之
人則亦以至誠開諭不愛官爵免賤輕定石數零碎
收合又令僧軍等於山溪處多收橡實以備穀絕之
時其他屯田所出及寺社位田與前日行移上番軍
士價米公賤作米今年田稅一一摠數及時收拾以
為出納無使貪官猾將有所欺隱乾没而密陽東萊
金海各處失所之民多般撫恤壯者充為軍伍其餘

使之安接此亦急務之當行者尚州牧使鄭起龍驍勇善戰故陞堂上討捕將稱號者非但為土賊一事也蓋以直路空虛而尚州為嶺外鎭營大邑故使起龍因此召募以備緩急此意更令都元帥十分知委申勅與忠州節制使金命胤預為約束凡有意外之事登時轉報把截直路譏察非常為當他餘事前此已賞分明知會已上諸條更加着實施行事黃汝一處言送何如

請褒奬忠義啓 甲午四月

見本集

勸課種糓查覈守令勤慢 啓甲午五月四日

今年雨水適中若各道守令盡心勸課使之耕墾則子遺之民庶有資生之路此係至切至急之事不可須刻少緩故自前冬及今年開春以後 啓請知委於各道監司文移重複已爲詳盡而守令之奉行者十無一二安有如此痛心之事乎近來凡人之自外方上來者臣等見輒問之雖其所言未可盡信而據其大槩言之則黃海道惟海州白川頗爲耕種云白川則蕩敗甚於道內而郡守南宮悌盡心職事聚民爲屯田已種三百石云極爲可嘉其他雖無所聞而

慈安平山最以不謹聞田野荒廢人民流亾京畿則
通津長湍安城數邑稍爲開墾南陽以大邑耕墾之
處絶無而海邊鹽戶亦困於官斂流散殆盡以此鹽
貢如金忠清道則天安德山丹陽等邑亦爲耕種而
清安縣監全有亨招集流亾措置種子奔走境內勸
課農作青安一邑幾無陳廢之處四隣如清州等處
之民相率而歸之此但據臣等所聞而言耳由此觀
之邑無殘完無貪富只在於守令盡心與否而已
朝廷遠於千里雖有仁民之令惠鮮之斂必須待人
乃行而監司者乃守令之綱 朝廷專責監司而監司

責守令黜陟分明勸懲大行然後民生庶蒙實惠矣古之爲政者必以循名責實虛僞不啻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纖而必誅爲急務者良以此也今此所陳守令之惰慢不職如此監司坐視而不正其罪雖有零碎移轉分給之種而皆不入土盡歸於胥吏之手則朝廷雖朝發一令夕發一號其亦徒勞而已何益於事哉近者自[illegible]集廳分給畿甸種子亦多請令京畿監司各官各面耕種幾何人民之數幾何逐一查考啓聞如常時雨澤之報忠淸黃海道以及全羅慶尙江原咸鏡平安等道一體遵奉施行急速勸課耕

種而 啓其多寡之數守令之盡心與不盡心者亦
擧其尤甚者幷 啓以行賞罰而 朝廷不時遣使
臣抽栍摘奸以驗其實何如

鳥嶺把守事宜 啓 同月

前日所遣鳥嶺把守官辛忠元使人來報云已於延
豐水回村擇肥饒處落種十餘石又召集遺民百七
十餘人擇其丁壯者敎以火炮自他方欲爲來集者
亦相續不絶願得穀種鹽石載船上去以爲安集之
資又言鳥嶺把截形止云嶺下十餘里兩峽斗斷中
間僅容數疋長若聚石橫築作城十丈達樓其上而

下爲虹門以通往來譏察非常賊來閉門守險則儼
然成一關口而鳥嶺之守自固顧於麥熟之時於清
風堤川永春丹陽及槐山陰竹等地隨便以盡留麥
自以已聚之軍漸次築之云計之成否未可知鳥嶺
設關之事從前講求而不得者今果能爲之則忠州
之襟抱自堅矣待其措置成緒　朝廷別遣一使馳
下觀之而且以此意先爲移文于本道監司尹承勳
使之踏勘以定且延豐既已殘破不能成縣邑模樣
而居民盡散及聞忠元以穀種招集耕種且喜其不
被侵於官役稍稍來集而延豐有縣監往往有徵發

之事未免掣肘云還集之民悉皆復除十年延豊一
縣置之於等棄之地而忽之凡百徭役皆勿侵只專
委屯田把守等事待其民力稍完流亾還集然後復
設邑居似合時宜此事并問於監司處之鹽五十餘
石令該司及時題給載船上送鹽鐵所管之鹽待其
到泊連續付水站判官輸送分給青藍布十疋亦并
下送軍士之學習火炮而成才者略為分給以勸其
心如何

請接待胡叅將聽其所言啓 甲午五月

見本集

請因謝　恩之行幷爲陳奏　啓 甲午五月十日

伏承　聖敎臣不勝流涕自古國之遇屯運如人身之有重厄必須百分周防過爲之慮然後可望保全今日國運艱危萬端勢如累卵不知意外之禍又發於何事故臣之愚意凡事不得不曲爲之防也顧之爲人當事敢作似無顧籍所謂漁人之功一語臣病未諦着今承　下敎不覺寒心以此等言觀之彼乘其憤氣做出不測之言更生事變於我國特一轉手間耳臣以此常念我國今日所患惟在於倭賊恐日後禍變不但在於倭賊也上　奏因未[illegible]

奏則此亦不必爭也伏聞 欽賜賑飢粮二萬餘石不可不謝 恩因此謝恩之行幷爲陳 奏單騎馳去恐或無妨此皆臣病中錯念惟在下 朝廷百分善處而已

懲毖錄卷之三

懲毖錄卷之四

芹曝集

請破格廣取人才以爲守令邊將 啓

慶尙道海邊自西生浦釜山浦等處雖爲賊窟而其餘梁山密陽以北皆爲我土遺民往往保聚山谷苟延時月其數亦多若能登時選擇守令招集流散防護盜賊漸次安集而察其地形分據要害以爲且耕且守之圖則賊旣有所畏憚而不敢恣意出沒民之離散於他境者又將日益來集而將來守備之策漸可講矣今此狀啓辭緣實有遠慮而所謂安以命者

徐淯既視其可用且爲本土之人其於民情土俗亦必諳委當此危難之際所當破格收才以常賞發依狀啓施行無妨諸陣軍官可用武士不患之人而未得展其所懷膽力僨於飢寒才氣挫於沉滯者誠是至當之論夫人才雖有大小而皆有所長短苟能隨才甄拔使各奮勵則莫非可用之才所患求之不廣用之失宜耳慶尚道方對賊壘策應撫摩之責尤重於他道而　朝廷每於千里之外循常差送得人者無幾如使本處有可用之人則擇而任之何不可之有徐淯既在薦擧守令邊將之秩更爲從實擬訪勿

限多必論薦其才亦令都元帥巡察使一體薦舉以
廣用人之路事幷爲行移何如

責勵金應瑞高彦伯使協心成事 啓

近日國事方急而各處諸將不以誓心討賊爲重因
爭必嫌頗有不睦之漸累形於狀啓之中尋常惟歎
伏見徐渻所 啓別錄則高彦伯金應瑞等當初惹
起爭端不過因坐次高下而然誠不滿一哂彦伯應
瑞等效力於行陣之間皆有功勞國家之所同倚仗
今則因前日 下諭已爲釋然相驩似無可慮但徐
渻所論坐次事則 朝廷所當處置以止後日之爭

端也我朝京外官相會坐次自有大典所定遵行不
可以他議有所移易高下於其間也法典內凡官會
坐一從品秩而節度使防禦使同是奉 命使臣高
彥伯旣爲嘉義金應瑞爲嘉善則會坐次序甚爲分
明豈可以節度使爲藩臣視同守令而以嘉義下於
嘉善哉此爭端之所由起也至於洪季男爲永川郡
守鄭希玄爲義城縣令皆兼助防將本職兼職皆下
於兵水使無相抗之理都元帥以季男希玄爲自己
衛將使之與兵使防禦使抗禮通闕此則尤無所據
豈有舍官職尊卑之序而從一時軍中分部之命與

專閫之臣列爲等夷哉此其處置號令之間未能合
宜而致令人心不服無事而生事者也大抵輯和諸
將鎭定裁抑消其忿爭之氣而使之同心勠力以濟
王事者乃是元帥之任昔者楊儀魏延交爭而孔明
爲元帥則終身不敢有乖戾之色各盡其才以立戰
功良由處置之得宜也以此意下書于權慄及徐渻
處使之遵奉施行其在各陣諸將亦一體曉諭激以
忠義期於協心成事何如

請諭忠淸全羅道兵使申勅守禦 啓

李鎰在全羅道而忠淸道則只有兵使邊良俊凡道

內要害控扼之處及留兵待變定將約束之事必須
閒暇之時預為區畫有成算然後可無倉卒之患不
知邊良俊措置方略果無疎漏否也近者專閫之將
多以自己所為事推調於他人拱手無為以為 朝
廷當別遣將非我所自處置雖賊犯地方而不為以
身捍禦之計極為寒心請下書于邊良俊問其道內
措置幾何及要害控扼便否使之逐一陳 啓又申
勑守令整齊約束抄鍊軍兵繕治器械俾無疎虞何
如

條列措置粮餉 啓

粮餉竭乏最爲今日切迫之患此若不爲措置則他無可爲之策今內則經費浩多而太倉所儲不足以支數月之用外則官儲罄盡私蓄亦無許多 天兵支供我國諸軍調度之事皆無辦出之地盡有潰散之憂其爲憫迫莫此爲甚然其措置粮穀不過數條一曰作米二曰收稅三曰募粟四曰貿粟此四條若料理得宜著實行之則庶有繼粟之路謹以應行事宜條列于後

一京城上番軍士騎步兵戶奉足定別甲戶奉足通融均鋪皆令納米每一人納大小米中五斗

各司奴婢諸員匠人樂生樂工奉足皆納米五斗則其數將至於十餘萬石矣但忠清京畿黃海江原道軍士則時方上番于京師若遽罷上番而令納米其官則中間處置未及之前無守衛之軍今年則姑為先試於全羅道從其見在軍數輕價捧納各置于其官或以漕船輸運於京師或補南方軍粮事為事目施行

一京中常時所用各處散料一月二千七百餘石

別例經費不在此數戶曹先計一年十二月用度若一月該用三千石則一年共三萬六千石

此外如 天兵往來支給之數亦必有一二萬石然後可以擬用今年田稅元數總會計除經費及別例上下之數其餘盡數別儲專擬軍餉勿得他用以待軍興然如慶尚道則常時納穀京於明年四月納于可興倉今年則既不爲上納當於秋冬穀賤之時即爲捧納于各其官以爲軍餉事

一募粟事民間不無願納之人特以定數太多中人之產不能辦納又恐國家失信皆深藏不出以其如此而抑勒括出則民怨騰起所得不多

近日募粟之弊徒爲病民而無益於事者職此故也令戶曹更爲勘定石數使之輕便易納又隨其所納多少登時行賞無使如前失信於民

使民樂從事

一貿粟所得終是不優不足以補一隅之用似爲無益然義州中江方爲開市遼東之穀頗有轉輸之路量發銀兩乘秋來穀賤時多數貿得積

置州倉事

已上諸條令兵曹及戶曹詳定節目急速舉

行使有實效何如

申明外方鎭管之制 啓

外方鎭管之法乃是軍政之大者近日此制久廢渙散無統終至於土崩瓦解不可收拾已可痛恨前者因本司 啓請特爲下書知委于各官而積年弊習猶痼於人之心目不能改舊圖新爲鎭管守令者亦憚於作爲安於姑息凡檢勑屬邑修擧軍政等事尚皆置之尋常監司又不聞董責之事悠悠度日事無可爲者姑以忠淸一道言之則忠州鎭管之法修擧則鳥嶺竹嶺之門戶固矣淸州鎭管之法修擧則黃澗永同秋風等處把截之勢可以成形公州鎭管之

法修擧則錦江一帶可以無虞洪州鎭管之法修擧
則內浦沿海等地皆爲可守此其事簡而功多不言
而可知矣奈何人之所見滯於近規終不能祛据違
置以振頹靡之勢此臣等之所以深憂永歎而不能
自已者也今公州牧使鄭文孚已下去文孚才器可
以任此請以此意別爲 下諭于本道監司使以前
啓辭緣申勅諸鎭而且令鄭文孚專治所屬軍政
整頓頹圮使有成緖令列邑取效行之何如

處置全羅道沿海郡邑 啓

昨日登對時臣伏承 傳敎全羅道海邊郡邑守令

棄其官守皆在舟師久而未還以此官家百事虛疎
至於村民欲訴疾苦而無可訴之處耕種而無勸課
之人還上出納皆失其時種種弊端不可勝言者慮
其此弊而使守令還官他人代領軍卒赴陣則亦不
如守令親往之時軍中之事反致虛疎二者均爲難
處之弊不可不隨時變通以救弊端臣等今以下教
之意反覆商議則衆議以爲往時兩湖各官之疲弊
者多由於差定假官今若自京差送則雖云極擇而
未必皆得其人赴任治官之際儼然一守令模樣而
其人等不能庇其妻子則必眷率下去坐食官家亦

非今日殘弊官力所能支吾不如令本道監司於其邑士子或前銜朝官中擇其識事理廉謹不爲非義者從公論差定縣則稱爲留縣官郡則稱爲留郡官府則稱爲留府官限事定間使之姑代守令之任凡邑中民人呈訴還上分給催納等事皆令句管而其所食粮料則毋得擅用官家之儲只依常時鄕校訓導之例月朔給料會計報監司申報戶曹施行其中如有善於其職使民心喜悅糶糴以時勸課耕耘者則此乃可用於守令之人監司　御史各別覈實　啓聞以通仕路如有泛濫作弊不治民瘼糶糴失宜擅

用官穀者各以輕重治罪事各別下書于本道監司
急速舉行而差定之人爲先列名 啓聞毋得循情
容護以增官民之弊事幷爲知委施行何如

陳爲東征將士陳奏敎解 啓

臣病役潮熱往來午前則稍醒午後則昏甚昨日午
後備邊司郎廳以秘密 啓草來示臣見其大槩益
欲爲東征諸將解釋人言而慰解其意與臣之近日
所慮無異同今承 下敎更爲詳審則經略之事雖
與提督有異自此有言以一爲一否爲難其意亦是
然臣意不必歷舉姓名但以東征諸臣承 皇上之

命拯濟小邦爲辭恐無不可第此事當別爲一奏抑
幷載於賊情 奏本乎此等曲折未知如何而可而
前日金晬狀啓諸條臣病昏不能仔細看過思慮所
及未能精細更令備局熟議處之俾無未盡之事幸
甚

條列戰守機宜 啓

見本集

陳鍊軍解弛請令兵曹統領責成因舜訓鍊

都監都提調 啓

臣昨日病未趨仕今始來詣竊廳伏覩 答兵曹判

書沈忠謙　聖批臣不勝感激惶恐之至臣於上年冬暫管訓鍊都監事其後因他職務無暇兼察自四月以後又連月大病今纔起頭又未能一見教閱等事其解弛與否臣不得詳知也然軍心之勸勵頗不如前而所習技藝行陣之法反益生踈人多憂其廢隳而無效此則臣亦聞之而未知其何由也今此唐人所言固所不較但鍊軍大事也如不日進而乃日退則亦終於廢隳而已此臣之所以日夜憂念者也且臣有愚見不得不言治軍有大要號令出一一也分數分明二也賞罰必行三也不然而日月已久怠

惰纖之弊端滋生氣象陵替則無恠於日懈而不振也故臣於前日 啓辭暫及此意而請以軍事責成於兵曹誠欲號令出一而體統相維也至於唐人雖爵秩卑微然旣以鍊兵之事求之於彼則待之不可不厚而得其權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聖敎云云實出於此此亦有司之臣所當敬謹而奉行者也臣積病之餘精力不逮勢不暇更察都監之事而凡國家軍政兵曹自當專力爲之不必又使大臣攙錯請遞臣訓鍊都監都提調而專委該曹以正朝家任人之體則庶或便益惶恐敢 啓

令兵曹專委鍊兵 啓

請廣取人才 啓 甲午九月

請措置粮餉 啓

幷見本集

慶尚道應行事宜 啓 乙未正月

一自古兵亂之際必先設營柵以爲據險之地使軍民有所憑恃老弱有所投藏以其公私積蓄盡在其中賊至則依險據守賊去則下山耕種一處如此他處皆然近者十餘里遠者數十里複屯相望形勢連絡則非徒可以保民亦可以禦賊此至切

至緊之務故雖將帥守令不知出此而鄕村有識之人往往聚合村民措置方略猶可以保全鄕曲今者中外人情皆以倭賊勢大不可支撐其於設策防守之事一無經意故小民之無知者亦傳相效倣竄伏草間流移轉徙以求偸活於朝夕而其於耕種之務尤不致意以此賊未至而南方之蕩敗日甚更無收拾之望良可痛心今之議者言及山城據險等事則以爲無食無兵不可遽爲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如欲大擧築城多用人力非今日之所可成也若於山村要險之處招集流

民自以其力略設營柵而資以種子牛隻以為且
耕且守之計則固人民之所欲為者特患為官員
者不為指揮經理而號令不出於上故民不肯為
耳今以慶尚道言之金海熊川則方為賊藪已不
可言團聚之事昌原去賊藪甚近故亦為空虛之
地此外咸安在鼎津之南而東距昌原五十餘里
南距固城三十里而雖屢經倭賊焚蕩然其西面
遺民尚多有之苟能於賊退之初趁時招集擇其
要險之處而設為數屯則非徒咸安一郡因此可
完而亦可為宜寧晉州之藩蔽且固城尚云粗完

若咸安又爲稍稍安集而與固城形勢相倚則海邊郡邑因此稍稍得成亦可期矣奈何諸將之慮皆不及遠相聚安寧只以鼎津爲限界其外則皆爲盜地民之來去不問賊之肆行自如往時成允文爲兵使時猶能分遣伏兵於鎮海地境及巖險之間賊自昌原直濟出來者猶不敢恣意而民得以有賴焉允文罷去繼其後者一切置之相忘之域故遺民日就散亡且爲零賊所擄掠莫能禁止良可痛心倭賊善用鳥銃擔刀輕生突戰我軍欲角力於原野之中則誠難制勝若或據於形勢險

固四無林木巖石之地或雖土山而絕無攀緣俯瞰之處設爲柵壘四隅多載石車而待之賊雖千萬難以陷敗蓋地勢如此而以逸待勞則賊之長技皆不得施而我可以專力制之何者鳥銃雖及遠而從山下向天直放豈能傷人至於搶刀突戰之技亦不得施於山下如前日幸州之戰是也如是而野無所掠其勢不數日將疲困自退乘其惰歸之際出勁兵設伏林薄之間處處邀截或擊其尾或攻其腰則賊勢自衰而我勢自張趙充國所謂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者此之謂也咸安郡守

安沃頗善於其任人心不至厭苦云且此人在北道素以善戰名令元帥各別以前項所陳辭緣分明指授令於咸安要害處如防禦山餘航山等地團聚一境之民諄諄曉諭或一處或二三處設爲木柵以爲入保之地平時多設瞭望以知賊來而及此春節於山下率人民大開屯田必須身操畚鍤與民同苦咸安土地肥饒甲於一道每水田一斗地秋收四五石其利不可勝言如使誠心爲此不獨咸安之民也四方之民聞風來會不久將成大陣農隙依此操鍊有事則與大軍協力掎角其

爲防備之策實無大於此者若安沃善於此任而
顯有成效則不次超擢以爲諸人之勸亦無不可
然此但擧咸安一郡而言耳他如固城鎭海昆陽
泗川河東一帶郡邑守令皆當責以此事必期成
效而今年招集人民多少耕墾廣狹措置防守方
略能否一一考課無得悠悠泛泛如前日之爲其
有成效者顯然陞擢其惰慢不事者律外行罰疲
軟不能勝任者一一汰去事都元帥及巡按 御
史巡察使處 下諭何如

一洛東江下流自金海入海以上歷漆原靈山昌寧

玄風星州仁同善山以達於尚州又一岐自宜寧
達於晋州即所謂岐江稍西則鼎津而皆舟所通
行之路也壬辰癸巳賊兵皆以江船運粮餉軍器
往來無礙而人不知沿江設險惟郭再祐於江中
馬首院等處設木杖賊船流下之時為杖所礙因
從岸上設伏急擊多捕賊船四十餘隻其後賊船
又礙於江中岸上之軍圍立相持凡八日而賊之
在他處者舉衆來援故不能盡捕當時若有大砲
及火箭從岸上亂放則賊必盡藏於水中其不能
者特以器械不備故耳今賊中體探之人往往

說賊多備江船以爲行江之計是其究謀所在不徒然也而我軍如聞虛語不知爲備可乎鼎津以下及洛東江下流與諸淺灘渡涉處若爲木杖則可防水來之賊然人必以人力不足爲諉而沿江有山處如鼎津以上月邪山橡木參天直臨江上若發軍數百餘人或用僧軍斫伐流下設杖於要害之處以塞江路不但拒從下流上來賊船亦可以禦左道賊兵之乘淺灘渡來者矣亦知委諸將相機施行事

一僧將惟正方欲修葺龍起山城而患其私力不足

令本道巡察使隨便助力且覓給種子使惟正率其軍百餘屯田山下以爲積粟之計事

一巡邊使李賓前年以其軍人多爲屯田所得頗優云今李賓罷去者以罷去之故而散失殆盡則今年種子又將別求於他處極爲可慮李賓前年屯田所出幾石用度幾何目今所餘幾何一一句檢詳覈使兵使金應瑞决知以爲今年農作之用而馳　啓實數事　下諭于巡按　御史何如

一平時守令之善於其職及不能者監司必待殿最然後有所處置而所謂殿最者亦虛實相蒙毁譽

亂實故人無所勸懲而敗官苟免者爲多今此慶
尚道下邑皆是殘敗賊在之地守令若視同平時
悠悠泛泛則難以濟事況尚州善山金山開寧仁
同大丘星州淸道昌寧靈山玄風高靈漆原密陽
彥陽迎日長鬐以及咸安鎭海固城泗川河東昆
陽三嘉丹城等邑守令尤重於他處其勸課陞黜
檢勑之政監司不可少緩以 朝廷所聞言之昌
寧縣監李英星州牧使曺好益有能治之名昆陽
郡守李光岳亦聞勤幹而未知虛實此外則全未
知如何善山府使李箕賓亦自 朝廷論遞而又

聞淸道郡守李聖任多率衙眷貽弊吏民云傳聞之事亦難保其必信實有如此之事則監司尤不當任置而不言也大抵今日守令別無簿書期會決獄供辦之事只能身操畚鍤至誠愛民使流亡還集田野漸闢又能隨其力之所及設爲禦賊之具其所治績不過如此而已能此者爲善不能此者當去上項各邑守令以見在實迹一一題品不待殿最別錄 啓聞以憑處置事行移于巡察使何如

一巨濟方爲賊藪然其遺民散出者別令縣令安衛

十分招募姑聚於南海空閒之地今年則別爲耕種使有生理幸而賊退則爲還保邑居之計然巨濟在海中與上道監司所在處絕遠縣令措置能否監司勢未及聞知此則專委左水使裵楔使之自當檢勅而待其成效與監司 啓聞事

一海邊各鎮堡如東萊西生浦以及金海熊川賊所方留之處姑置勿論自固城唐浦所乙非浦蛇梁以西各項諸鎮時在與否及各處鎮將某某人今在何處及海邊鮑作干常時能櫓之人尚有因居其處漁采爲生者則令其邊將各自招募使之安

集而亦以其招撫多少知其稱職與否而覈實
啓聞以行賞罰事
一都元帥以事理言之則當留陣於一道中央兼制
左右道軍機之事而自劉總兵撤還之後大丘不
便於留住移在右道故與慶州諸將所在形勢絕
遠凡事不爲料理約束極爲可慮元帥雖不能身
巡各營而分遣從事官常行檢勅點閱軍兵器械
措置粮餉慰撫軍卒勿使有隔絕疎虞之弊事
一巡邊使李薲已爲罷去右道但有兵使金應瑞脫
有衝突之患極爲孤弱自 朝廷欲遣領軍一將

使之合力添防於春汛之節而第恐粮餉不繼元帥急速商量事勢及時存粮料可堪幾人幾日之食又自湖南運去者幾何不分晝夜馳啓事并
下諭于元帥

一軍律不嚴故人心解弛而事無可爲者往年賊兵不意長驅突入列邑望風瓦解雖有守城守土之臣及領兵把截之將皆奔竄避賊一無防塞之處習以爲常故今日邊將之意若賊來則只有奔北之計無捐生殉國以宛禦賊之意極爲痛心今後苟有如此者 朝廷勿論大小斷不容貸此意元

帥預爲申勅約束使毋致後悔事幷 諭何如

柳祖認上疏回 啓

見本集

請令諸將曉諭人民勿爲入耕賊陣 啓

近觀邊將處置皆狃於目前姑息之安而都無遠慮極爲寒心倭賊與我人非其同類前則我民之視此賊如狼虎蛇蝎聞之慄然況敢與之同處乎是以倭賊當初入境之時雖分遣醜類雄據郡邑勢力甚盛而我國之民除被脅勒留者外其餘皆提挈老幼分散山谷未有甘心投入者故賊勢雖熾而民心則不

至於陷溺此乃國家收復之根本也今賊久居邊境
歲月既多而殺戮稍戢又佯爲喣濡之狀不相侵暴
資以飮食則愚民之失其常性困於飢餓者已紛然
相率而歸之不可禁抑爲之耕田納租以供其役而
不耻日往月來幾與之化而相忘傳聞東萊釜山金
海等處耕種滿野三分之二皆爲我國之民而往往
有剃髮染齒以從其俗者又有遠處買賣之人各持
其物往來互市於賊陣略無防範界限事之寒心無
過於此而賊之所以盤桓累年斂兵畜力者其奸計
所在亦或可占今賊雖聲言退兵其言豈可信乎諸

將不此之慮而欲於賊陣近處道民入耕此何理也
此聲一出而左右道之賊卽以巧計中之廣布牢籠
之術而元帥似亦不悟至令蔚山老民往受約束於
賊酋觀喜入通書則種子農食幷欲隨望借之彼以
海道千里輸運之粮無故而欲貸我民者是愛我耶
救我耶其情不難知也兵興四載我國之民困於徵
發徭役赤立遑遑苟有可食之處雖赴水火而不辭
賊之此言豈可令愚民聞之乎聞湖南等處之民近
日流入於密陽等地者極爲相屬賊使要時羅來于
金應瑞陣中者見其如此語之曰好爲耕種和者不

成則當爲我食云其計可見況又爲之驅入乎今慶尚道土廣人稀不患無可耕之地何必驅民入賊陣然後始可耕哉倭性兇狡難測悍毒得於天性其於同類斬刈屠戮有同草芥於我民獨有恩意萬無此理往時京城之民初不知被禍而入與同處一夜之間滿城爲其魚肉此乃已然之明驗也將官常以此意曉諭人民勿使自投於狼虎之口而又爲之嚴立界限絶其交通之路且廣招撫陷賊之人勿使賊之奸計終始得行其他處置曲折不能盡煩於辭說之中惟在當事之人默念善處而已以此辭緣各別密

諭于都元帥及左右道巡察使兵使何如

措置防守事宜 啓 乙未

請申明訓鍊都監勸課之規 啓 乙未

并見本集

請遣趙光翼金時若等于忠淸道召募把截

啓 乙未三月

伏念國事日急臣雖在病中不得頃刻弛念盜賊之所以謀我者以夜繼日而我之所以備賊者無一事可言默觀中外人心只有潰散之計殊不知今日之事勢與前頓異潰散亦無所之也惟當收拾措置剿

欺無怠庶幾死中求生而已伏見趙仁得 啓辭請
遣朴名賢李息命等于忠清道以備緩急固不爲無
見而備邊司以勢難回 啓此固然矣但忠清道爲
京師門戶防守捍禦之策不可以不講也今外方武
士之不爲從軍者及曾經戰陣而力戰可用者不爲
不多特患各邑調發不得其要奸吏因緣舞弄使壯
軍隱漏而老弱居先以此徒爲民弊而無益於實用
耳臣竊見鏡源判官趙光翼乃清州人自亂初多有
力戰勇敢之效近日久爲備邊司郎廳故屢與相接
其才頗爲可用光翼自言曾與權仁龍金時若相約

[illegible]總則志欲已滿無意於報效求之於聲望則毀譽競進名實背馳求之於資格則齟齬因循而卓犖奇偉之才未嘗一進此所以人才常患於之絕世事日至於難爲者也臣之妄意如此而病中雜言無復倫理惟望 聖明諒其憂國之誠而 下備邊司採擇施行何如

陳平安道沿江防守節目便宜 啓 乙未十一月二十十二日

臣病勢沉劇精神昏塞思慮所得率多顚錯西邊之事日夜關心伏見接伴使沈喜壽狀啓則義州等處

人心亦頗騷擾凡人心先怯則智勇俱竭雖有策應
之事多失機會未能濟事此可慮之大者也沿江一
帶自江界至義州數百里之間水上則有虞候朴名
賢水下則有助防將李晧言兩兵使留鎮昌州兩頭
繼援又有別將金應緘金宗得等今將下去朝廷指
授則不過如此若其總計一道軍兵之數因其防禦
緊歇而或添或減預爲約束先定戰守之計臨機處
置則當專責於本道當事之人欲不可從中遙制也
至於義州則以接連上國之故而意其防歇未免抽
出其處之兵分防水上故喜壽目見空虛之狀而有

此狀啓此亦遠慮也高麗時西方防守旣有兵馬使又有分道將軍蓋以鴨江一帶上下形勢遼遠賊之所發未知在於何處故設爲分道之將使之各領所屬以爲掎角馳援之策今之別將與此相同獨義州無此則當有以處之道内閒散武臣中稍爲可用者有李福男方在寧邊云此人雖在罷廢之中而其才則稍可倚任若稱爲助防將使之馳赴義州協同州官及鎭管所屬龍川鐵山砲手限解氷留守義州似爲無妨義州城子濶遠中隔高阜不能通望守之似難果如喜壽狀啓矣但地勢亦多據險處惟北門外

及西門至南門東門頗在平地此處若相其城勢設爲砲樓而多備火砲器械則可以守之矣夫砲樓之制乃守城妙法事急則不必用石又不必起樓只以大木爲柱而三面以板障之似防牌之制中穿孔穴則亦可以制敵而救一時之急矣北虜攻城與南賊有異北虜則每於馬上人持一帒土一時俱進積於城下頃刻與城平而人馬踐踏踰越且兵皆鐵甲馬亦被甲故弓箭不能傷如非火砲則不可制義州所在天地字火砲往年攻平壤時多數輸來今未知還爲輸去此亦急速收拾計其城堞而均分排設預令

事知火砲匠習放以壯聲威且使遠近知其有備則
亦足以鎮定民心讋服虜情也滿浦僉使柳瀁自初
固有不稱之議而緣胡人宴享臨迫姑爲仍留近日
頃聞老乙可赤二將宴享開諭時有恇㤼之容江界
府使許頊以爲憂云此言未知信否以人器料之則
應或有此僉使可堪人得之甚難以臣意料之則李
慶濬似可堪此當此機關緊急之時得人最關故李
福男李慶濬雖在罪錮之中而臣不敢不達愚見也
大抵軍機之事勿論戰與守皆當以部伍整治爲主
我國爲將者於守城一事尤甚踈濶其於分配垛堞

簡別精壯之規皆不料理頭緒紛亂臨時顛倒有同
趨市之人故軍雖多而城不能守變後各處陷城之
患攸坐如此江邊有城處預爲申勑如紀效新書所
言每五垜爲一伍五十垜爲一隊隊各有將垜各有
預定之軍平時依法操鍊臨急如行熟路衆力合一
又必靜暇不撓城中寂無人聲然後可無僨敗之患
此等事雖在將帥所自爲而亦不可不爲申勑也臣
旣受西方之任所當早爲發行勉竭駑材故欲力疾
就途而朝議難之不幸宿疾重發危喘如縷呻吟私
室公私憂慮焦煎于心而不知所出昏瞀之中招臣

從事口舌爲文辭不達意然亦係一時一得之愚下
備邊司議處何如
請具賊情奏聞　天朝且請防守濟州南原
等邑及凡防春預備　啓

臣久在病中沉綿昏塞殘喘如縷些少精神亦已減
半其於軍國之事固難容議但念國勢危如一髮而
日月逾邁事機漸遠患之不覺寒心人皆以南北之
事爲憂然北虜之憂憂在邊境南賊之憂憂在社稷
不早圖之則後無及矣今歲律已盡而賊情狡詐百
出尚無渡海之計已到春風脫有再動之變將何以

處之伏見金睟狀啓則所載玄蘇之言極悖此不但要我以難從之請其於　中國亦必如此以爲敗約起釁之端臣從前慮其如此而今不幸事勢漫浸近是其爲可憂庸有極乎竊料沈惟敬所言彩色可疑著非一然以臣愚料則似是自知不能了事而欲歸過於他人以爲己地如所謂　天使早入倭營故倭不捲回此則歸咎於　天使也今使沈懋時來請我國之使必知我國不肯而執以爲辭以封事不成歸咎於我其實賊之去不去不關於我使之許否而自有究詰也懋時若到則措辭應對所關甚重請令備

邊司預爲磨琢酬應爲當 天使出來後凡百邊報
一不馳報於 中朝蓋緣前頭事勢未可預度故未
得指一言之而然也今則 天使已入賊營而賊情
反覆如此我國似當直以此等情形依常時傳報邊
情之例移咨於遼東使轉報按撫衙門亦一事也賊
兵時在釜山一隅故我國水陸諸將徒以此處爲急
而不念他路以臣所料則濟州甚可憂往日賊使要
時羅明言欲犯濟州可知此賊垂涎於此也蓋濟州
當我國西南海且與中原地方相近萬一此地爲賊
所據則雖欲以天下之力取之不可而西海一帶以

及黃海平安之境皆無保守之勢此賊最知形勢大計
未必不出於此聞濟州甚爲孤單兵食竭之癘疫飢
饉甚於他處云添兵固守之策必須十分講究急速
施行民間可蠲進上等物亦限年一切蠲減以紓民
力使得專意於防備爲當湖嶺之間無可控扼之處
只有南原一府而邑宰久曠至今未赴其於儲粟鍊
兵守城之事全無措置此處若失則他無可恃臣竊
憂焉此亦催促新府使星馳往赴必期死守可也慶
尚道則因蕩敗創殘之甚鍊兵等事未及料理其次
則獨有忠淸道爲京師藩蔽而道內軍兵已經訓鍊

者數千餘人此亦有將而分付主之預爲察其形勢
所在而用之則緩急猶可倚仗　朝廷當初發遣御
史李時發專掌訓鍊然臨戰則時發不能用之而他
將代用不無變置部伍更改約束之弊所謂所養非
所用所用非所養兵家之深忌也此亦　下諭都體
察使使總合道內已鍊砲手幾何射手幾何殺手幾
何各統於一將而大將出其節制然後軍心有定而
臨時無渙散紊亂之弊也且聞各邑之軍在道內之
官皆各分占一邑之軍有巡察使之軍兵水使之軍
防禦使之軍　御史之軍守令之軍號令多門文移

眩亂莫適所從此我國從前積弊軍政之紊其源每
出於此而忠清道等處尚仍舊習云此亦速爲變更
然後可也權仁龍趙光翼韓絢金時若所募之軍未
知幾何然各隨其所得多少而校閱精否備給弓矢
衣甲以聽主將約束則亦可以當一隅之用也此皆
今日防春預備之不可已者臣病裏之言必多踈漏
然區區憂國微忱不能自已故掇昏書 啓辭無倫
次請 下備邊司參酌施行何如

因備忘記論平安道措置事宜 啓 丙申

分付黃海監司李廷馣道內防守事宜 啓 丙申

并見本集

請鎭定人心 啓 丙申四月

國家之所以維持者人心而已雖危亂之際人心凝固則國安人心離散則國危已然之事莫不皆然如前史所載百官接踵宵遁人心至此則不待敵兵之至而可知國勢之不可爲矣往在壬辰之變侍從扈衛之人率多中路逃走當時之事已極寒心不可歸罪於小民之無知者也近日上使出營之報纔至曲折未及詳知也倭之變動未聞太急也副 天使尚在倭營處置有所未聞也假使賊兵將動豈至於一

二日之間徑造都城哉而人心洶洶如鶩濤駭浪不可止息數日之內去者太半閭閻傳聞雖未知端的與否而皆云宰相臺侍朝士之中亦有先出家屬卜物者人心如此紀綱解弛惟知保身之計略無殉國之意彼四方將士其何以責其奮勵向敵村巷愚民亦何以責其安集不散乎此而不治則雖有金城湯池堅甲利兵皆無可爲其爲痛心可勝言哉朝臣之先出家屬以搖人心者令法官覺察以 聞坊里之間先爲出去者令漢城府五部書其某某人姓名藏諸備邊司以待後日處置且往日壬辰之事出於倉

卒　朝廷多有未及區處之悔今則懲創前事必不令小民狼狽失所各室安心田宅治其所業毋得妄自輕動自陷於顚沛之域令出而不爲聽從者當從重律治罪決不輕恕以此意揭榜曉諭何如

弘文館劄子　同　啓　丙申四月

弘文館劄論中請留正使京城一款己爲　啓請發落矣其餘所謂京師八方之根本　廟社在此臣民在此何可每委而去之云云者尤爲切要於救時之策昔汴京淪於賊數胡騎四面充斥而宗澤三呼過河張浚請進駐建康以繫中原之望古之忠臣義士

其所以爲國謀者不過如此良以天下之勢不進則退三軍萬姓之心膽繫於一二人之進退若以根本爲不守之計則枝葉何所庇覆至於遷國圖存之說出於一時之倉卒非可遵行而爲例儒臣所陳深得古人獻忠之義自 上更可體念而策勵羣臣以起四方之心以振中興之業不勝幸甚

通信使差遣便否 啓

通信使差遣事更議事 筵中啓之矣此乃時急之事今日則已晩雖不可爲來日使之更議事 傳敎矣臣等會議則皆以爲事已至此 冊使跟隨之事

則不可不許故前者回咨已微示其意今副使以此
屢爲揭帖至於委遣通事使之面達今若不從則後
日處置恐益難矣今日故以跟隨陪臣許送事回答
而差出其人隨後發送宜當但以信使爲名則難處
之端益多又必有國書禮物等事今但依副使前後
所言只謂跟隨以送此後雖有他言一切堅拒不可
聽從也第兵部咨文有行檄拒之之語今當答之曰
小邦之人足躡倭國義所不可且兵部分付又如此
實難施行只以　冊使爲小邦遠涉滄海而求陪臣
與之同行禮不可辭故謹當依命但沈游擊尚未回

來請正雖撤而竹島加德安骨等處猶有留倭前頭
賊情尚亦難保倭兵如果盡撤而旌節過海有期則
即當發遣不敢稽遲以此意回答先令朴義儉還報
且出可去之人裝束以待觀勢前進則庶或允當但
此乃大事臣等所見如此敢 啓
因 傳敎論跟隨陪臣事 啓 七月二日
今此陪臣一事三司之意同然論之不已如無大段
之益則似不須强爲予適疾昏耗近益尤甚尋常機
務決不能堪徒自痛悶度日如年此等事何能有定
惟望諸卿僉議善處事言于備邊司事 傳敎矣此

事初因　天使懇迫不已欲托於問安而兼爲探審
賊情故差出武臣繼而有黃愼前後狀啓疑其到彼
之後有難處之事則武臣不能以周旋故有差遣文
官之議皆出於事勢之不得已也事之難乎久矣成
敗之機明者所難逆覩　天使已爲渡海跟隨之言
亦似後時以此果能完事臣等亦何可必也但黃愼
已言於賊中而宣傳官出去已久今雖欲爲停止恐
不可及且旣停止則亦當以嚴辭斥絶雖至於激怒
速釁有不暇顧臣等亦未知今日我國之力可以辦
此否乎此皆非臣等愚見所可定也大抵論事[illegible]

事難自古有是言矣臺諫在論事之任故惟務直截
而不顧他事臣等在處事之地故千思百度而未免
委曲所論雖異而其欲圖國事則同也但臣等本以
無狀暗劣居備邊之地不能出一策以紓神人之憤
其不欲遣人讎國之心與臺諫何異徒以事勢之難
而有此持循之議此乃臣等之罪當死有餘愧今承
再三更議之　命而不知所以爲言惟在　聖斷

懲毖錄卷之四

懲毖錄卷之五

芹曝集

因忠淸監司書狀論鳥竹兩嶺防守事宜

啓 此下備邊司啓辭

忠淸監司書狀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云云鳥嶺竹嶺阻隔於忠淸慶尚之間把截之策固當十分嚴密但觀兩嶺形勢非但一條大路傍出細逕甚多若不 備而但防一路則於事似爲無益且把截嶺路之術不在於設柵屯兵只於樹木險阻去處多設伏兵要遮前後使賊不測多少而首尾斷絕將有自退

之理要在爲將者臨時處變或爲疑兵使山谷應聲
或爲弓弩叢時發射尤當預發詳知道路哨探動靜
之人賊鋒所向我輒先知隨其所至而備之則雖寡
可以敵衆不然而賊先據險引入腹內則遊截極難
往日忠州之敗可以爲鑑矣鳥嶺則延豐忠州槐山
陰城等處之軍可專委防禦而此等州郡蕩敗已甚
無以爲計竹嶺則雖有丹陽淸風永春堤川四邑在
嶺下而亦皆凋殘把截之事恐難專責於此邑也且
於賊兵未來之前發民數千餘守直山頭如常時盜
直之例非徒飢餓之卒無望於禦賊而因其闕到輒

爲將督其餘並不貲預爲分付定將多抄出尺能射之
人申明約束臨有賊變卽時隨其所向合力把截似
爲便當寧越平昌原州等官亦一體施行事忠淸監
司及江原監司處行移何如

因忠淸監司狀 啓論抄軍勸農勿使民心
騷擾 啓

忠淸監司書狀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云云凡事
不論難易皆當以措置得宜順便民情不至騷動而
能致集事爲貴若使民心驚擾互爲逃避則雖盡發
民丁爲兵而何補於實用哉況今百役叢集民困已

甚雖有不得已調發之舉所當多般區處先聚控弦可
用之士不務其多惟取其精而老弱疲民之不堪戰
鬪者趂此農耕之月無失農業然後方可爲戰守良
圖若因繫累太多怨號徹天則事未集而邦本先搖殊
非要遣巡邊之意更察事自本意緩急適中施行事
巡邊使李鎰處　下諭何如
慶尚道把守事宜指授　啓
都元帥從事官崔尚重巡邊使從事官邊以中今將
下去凡所指授之事別爲開錄以送何如
天兵分駐慶州大丘三嘉以防三路之賊今慶州

三嘉二處兵已撤而只有劉總兵大丘之軍亦將不久幷撤其勢極爲危急昨見劉總兵送金命元劄付令我軍代守三處營壘其欲撤回可知三嘉則旣有山城及唐將所駐營柵據其形勢可守處當使宜寧留駐諸將守之八莒則都元帥率防禦使金應瑞駐劄慶州則高彥伯權應銖洪季男鄭希玄朴毅長金太虛等守之三處連絡形勢招集精勇之軍悉詣陣中且措置粮餉接濟無乏以爲必守之計若賊勢有所指向則都元帥隨其急處策應事

因崔彦邦上疏措置忠州屯田 啓

忠州居幼學崔彦邦等上疏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云云忠州居國上游列邑之中惟此邑最重今當蕩敗之際撫輯蘇復之策所當十分講究其要先自慎擇守令始故往日銓曹別以金鍊差遣今見民情則金鍊已著居官之效似爲可嘉當久任責成以慰一邑民心移粟賑救之事不可不急急 朝廷亦無善處之策監司所當通融一道錢穀之數以其所餘彼此推移庶幾趁此農作之節使之耕種無失其時而往日所陳移右道鹽石千餘從水路輸到可興倉事

亦係救民之急務亦在監司盡力舉行江原道耳麰
唐黍若自原州等處移轉忠州則道里相近但原州
亦是蕩敗之邑自救不暇恐無以更救他邑之民然
江原監司勿視彼此雖少若可移轉則使之從便分
給爲當忠州達川之野土地沃饒得粟倍多若有願
爲屯田者使之聚會一處勸課耕墾而近邑未甚被
蕩處如有富民願納種子及牛隻於忠州者則別爲
破格論賞除授實職此意亦令監司十分登時曉諭
拟名 啓聞事幷行移于忠淸監司何如
請措置忠淸一路防守 啓

賊勢日急而在我策應防備之事一不措置萬一衝突北上更如前日之變則漢江以南更無遮蔽之處寒心之事不一而足全羅道則已送巡邊使李鎰為慶尚道諸軍之後援而忠清道竹嶺鳥嶺秋風嶺黃澗永同一帶防備之事則尚無可倚前者賊兵分道上來時一運由鳥嶺直犯忠州一運由金山出於黃澗永同之路此等各處措置待變等事不可必忽但今處處無粮之兵雖有可行之策而不得措手然不可任置而不為之計也往時韓明胤為永同縣監時得精勇之軍設伏勦擊多有斬獲自明胤死後其軍

雖離散而亦有遺存者若能招募收拾猶可得數百人云今淸安縣監全有亨報恩縣監金好恬永同縣監鄭霽黃澗縣監柳大春皆在賊路所經要害地頭此四邑守令凡刷馬支供等事勿令侵責以休民力責令召募軍兵撫輯山尺勇力之人詳探賊路所由措置遮截之事而因令全有亨助防將稱號指揮措置四邑合爲一心預爲操鍊軍卒措備軍器以待不虞之變事忠淸監司及兵使處行移何如

分付全羅道兵農及把截險要 啓

全羅監司書狀據司 啓目貼連 啓下云云湖南

右道接連慶尙道一帶把截要害之處必有緊歇
朝廷難以遙制當任本道處置俾無踈虞而方此耕
作方急之時若不趂時播種則賊雖未至而人民之
生路斷絶極爲可慮故今日之計當使戰守與農作
一樣區處不可偏廢賊兵時無西犯之狀宜寧等處
且有駐軍雖其前頭利鈍有不可預料而六十峙等
處許多把截軍兵坐而相望失其農時殊非得計惟
當定將分付堅授約束暫許歸農聞變卽時刻期聚
待違者勿論將卒一以軍令從事三令五申知委施
行險阨把截亦有其策如不得堅築城堡多設器械

以禦奔衝則於林藪茂密崖谷隱僻之處挾道設計
伺其賊來處處發射而又爲疑兵山谷應聲不測多
少則賊雖衆必不敢容易踰越所謂步兵入林則不
可制者是也往時劉克良把截竹嶺盡伐山頭之木
使之兀兀而以其木役民排設短柵有同防水之狀
見者皆笑其齟齬而竹嶺形勢因此不如前日之深
昧不測以克良之曉事而計慮未及如此況於他將
乎今此設險處亦不可不知此意幷爲枚擧移文于
忠淸道監司尹承勳全羅道監司李廷馣處何如

請措置粮餉　啓　此下軍門　啓辭

都體察使意從事官 啓曰今日戰守之計不過粮餉軍兵城池器械數事而已然必須先備粮餉然後他事次第可擧京畿軍粮則與本道監司相議時方爲先措置矣今年田稅依常時例以米豆收捧分置于水原廣州山城及驪州婆娑城等處以爲兵粮而灾傷收贖亦依民情所願從該曹所定作米豆捧納其餘皂隷番米各司奴婢身貢作米亦於穀賤之際趂時收納分置各處以備軍餉何如

請往見南漢山城 啓 十一月四日

廣州南漢山城乃溫王舊都形勢壯固在京師數十

里之地若積粟屯兵修築城子以爲重鎭則京師之
勢自固臣等近日與本道監司柳根同議隨便先設
倉廒于其中始役有日屢遣軍官等往見基址而傳
聞之言終與目見有異始事之初必須得其善地乃
可明日臣與副使李德馨單騎馳去指授形勢而來
敢 啓

往見南漢山城後仍請權應元除授實職
使之勾管山城事 啓 十一月八日

臣等往見南漢山城地勢甚好衆山東聳城在半空
之上外面不知有城而中有平野土田人居亦有之

城皆以甓石築之今則頹圮處甚多登最高處則京畿秀城以下及江華摩利山皆在眼底而更無遮障處上有烽燧與南山相應若隨便修葺爲積粟屯守之計則可爲永久之利壬辰年州人權應元等率鄕兵在廣州賊來多數射殺至七月邊彥璲來集其兵結陣於平地應元勸令入保山城而彥璲恐其不便於遁走未久爲賊所掩全軍覆敗而廣州不能守一州之人至今言及彥璲無不歎息痛恨也權應元今以山倉監造事在其處臣招見問其變初之事其人頗勇健無惱曾以單身遇賊射殺甚多賊不敢近廣州

之人亦多言者其時軍功 啓本或多道稗不達僅
爲加設軍資正而廢棄於鄉當此之時如此力戰之
士所當收拾以備驅策臣令爲山城別將使之仍居
城內招集舊日義兵餘存者若干名漸次訓鍊矣如
除授六品以上實職以獎舊功別責新效而勾管山
城之事募民入聚明年於山下定金坪沃饒之地稍
設屯田則數年之間可以經營漸成貌樣爲益必多
但官爵之事不敢擅便敢 稟

送從事官于各道申勅軍兵 啓 丙申正月四日

前日因臣 啓辭待各道軍務稍有頭緒從事官爲

先發送申勑檢察事已爲　允下矣從事官韓浚謙
令將發送于黃海平安等道使之申勑軍兵點閱粮
餉考其官吏能否訪問道內民瘼及他利病之當爲
罷行者有時暗行聞見一一申報以憑轉　啓施行
印信一顆給送道內堂下守令依下四道都體察使
狀　啓杖六十以下自斷堂上守令申報施行宜當
敢　啓

請出京畿右防禦使　啓

見本集

請平安道煮塩屯田以補軍餉　啓二月

平安道他餘事則時方欲爲隨力措置矣但各官粮
穀一樣蕩竭以本道上送成冊觀之則平壤一府只
有米八百餘石豆二千七百餘石平壤如此他邑可
知古之爲大計者必先足食而足兵不得已則寧去
兵而不能去食今食之如此何事可爲此乃切迫之
虞也理財之策固當無所不擧三縣産鹽之處隨便
煮鹽由大同江以上販穀於成川江東等處山谷之
民使公私兩便則歲可得數千石矣且永柔德物箇
廢堰土地沃饒可以墾田得粟其縣居奉事金璽士
人之有志於　國事者自願主管屯田之任多方經

理得栗補官云其意可尚此人差定屯田官下送收
募道內牛隻及時耕種秋收之後令藏置於永柔山
城以爲軍餉似爲便益敢 啓

請以安集都監農牛分給鎮江壺串入耕人

啓

京畿鍊兵之事近日多方申勅抄得丁壯幾至九千
而器械蕩然資粮不備生穀之策必須急時講究鎮
江壺串兩場既爲訓鍊都監屯田之所而土地廣濶
人力不及不得遍爲開墾如得農牛一百餘隻且出上
年屯田所出之穀分給自願耕作之人許令入耕其

內則陳地可以漸墾而所得亦多矣黃海道各官置安集都監農牛及時取來分給何如

經理西方事務 啓 四月

近觀西方事勢日益可虞必須於合氷之前多般經理以爲防秋之計然後庶可備其緩急他餘事則臣自爲移文分付於本道且令從事官韓浚謙往來檢察矣其中數事當待 朝廷處分平安道出身之類當初榮幸科擧頗有喜悅之心近日南北赴防之役専責於此輩行齎居送盡失農業又以守令不加存撫侵虐之事有同平民必有徵督輒因其妻故出身

之人無不怨苦更以登科爲悔羣心如此其何以望
其致力於有事之日哉議者以爲此屬皆爲訓鍊院
權知奉事口傳而江邊八防之時計仕遷轉一如本
院之例且令邊將每於朔望試射計其畫數申報監
兵使　啓聞其中優等者別爲擢用則人心必有興
起而無怨苦防戍之歎請令該曹商議舉行以慰塞
上軍士之心且江邊土兵有馬者絶少北虜長技在
於馳騁專用步卒則不可抵當本道及黃海道牧場
馬量數捉出使臣從事官巡閱試射分給優等者亦
慰悅將士之一道也江邊土兵中勇悍善戰者及有

討慮可用者詳知虜中形勢而出入偵探者令兵使
監司各別訪問得實歲擧其最優者一二人 啓下
兵曹於鎭堡邊將有闕處差送則塞下之士必益勸
慕興起矣近日江邊鎭堡往往造設炮樓近聞前碧
潼郡守李時言之言則碧潼亦已設炮樓降倭等見
之亦皆以爲守城妙具但炮樓雖設而火器未具則
亦一無用之物而已火藥大炮多多益善江邊所儲
不足以支一戰之用猝然遇賊則將以何物制之極
爲寒心火藥雖令各官煮取而或不知煮法或惰慢
不勤徒用民力而所得不敷此亦當有主掌者而責

其辦出然後可也評事閔有慶頗爲致意於職事云
焰焇煮取火炮器械事令評事勾管措置於道內有
醎土處聚合匠人分付煮取課其所出多少精麤而
行其賞罰逐月知數　啓聞且總計江邊及道內火
炮器械而試其可用不可用可用者留儲不可用者
改之或隨便新造如一城有炮樓幾坐一樓當用大
小炮幾箇必使準備應用使無臨時窘迫難備之患
至如大炮之放非人人所可爲必於土兵及諸色人
中擇其性近可習者多方傳習蠲除雜役別加優恤
然後可用於戰守之際此意　啓下後移文監兵使

知委施行何如

請以鍾樓破鍾鑄大砲啓

戰守之具火器爲最至於守城防灘則又必以大砲爲之近日外方往往有造設砲樓之處江華亦於臨海岸上設爲砲墻但火砲未能猝備每每求索於京中而軍器寺所造不敷不能分送若無器械則炮樓亦皆無用之具京外鍮鐵絕乏雖欲鑄成而無路前日鍾樓破鍾埋在土中留之無用且以事勢輕重緩急言之鑄砲急於鑄鍾請以此破鐵及時鑄成大砲分送諸處何如

請修葺石城山城仍添補牛糧屯田 啓

水原禿城則城堞已修器械粗完故一府之民皆有定志時方以私力益造廬舍欲爲入處者甚多以此知民心有所恃則自無潰散之慮也營將趙撥勤於所事晝夜不怠稍得成効頗爲可嘉如有事變則當使水原府使及此人守之但趙撥以前虞候時無職名似難統攝軍卒請付實職使有激勵之心龍仁陽智之間有古城當路名曰石城地形險要勝於禿城且在直路之衝若於此地又爲修葺積粟鍊兵右控禿城左連南漢山城爲鼎峙之勢則京都之門戶固

矣臣已令龍仁縣令尹粹然募入僧人葢造房屋又令良才察訪崔屹兼前營將并爲經紀但役巨力微難可易就其近處安集都監屯田農牛穀粮可以推移添補合力成就當初屯田之設正欲爲據險聚民之計而京城直路經理尤急請令安集都監通融物力期於有成何如

請出糧料判官措置粮餉 啓

軍興之際措置緊急之事莫先於粮餉一事粮餉不足則百事皆不可爲當於今年秋成後隨便措備多數貯峙然後旣可以爲我軍調度之需有餘則推移

接濟　天兵亦無不可臣旣兼管四道體察之事方欲措置器械旗幟衣甲等事而糧餉辦出甚難事未易擧前雖　啓請空名告身鳩粟於諸道而勾管者如未得人則徒爲貽弊而無益於事事變前備邊司啓請各道出粮料判官一人使之勾管粮餉之事未及有效而罷今亦於臣幕下極擇有心計幹辦之人稱爲粮料判官容臣自擧帶率以專其任苟善措置則各別　啓聞論賞事奉　承傳施行何如

因鴻山賊報請邊應星仍任防禦使進駐婆娑等處以察警備　啓七月九日

伏見忠清道　御史李時發狀　啓鴻山盜賊屯聚
之事極爲駭愕此恐或過實之傳但近來事變未息
民心易搖自古嘯聚之徒必起於如此之時鎭定措
置之事不可以微小忽之也京畿初出左右防禦使
欲其分兩路策應也右防禦使吳應鼎則托以鍊兵
明日使之出巡於水原竹山等地以察直路形止矣
左防禦使邊良俊時無上來之期驪州以下龍津等
處譏察警守之事時無檢勑之人似爲虛踈前防禦
使邊應星雖以巡察使宋言愼相避見遞而別非同
任之比且方在廣州請邊應星仍任使之劃卽前駐

婆娑龍津等處以察警備之事何如

請徵兵把守各處　啓　七月十日

都監砲殺軍亦已過半出去都中留軍數小楊州蘆原等處束伍軍及樓院別營軍合百五十人入番于乾川洞近處新設左營高陽坡州交河東伍軍一百五六十人把守於漢江別營以爲緩急之用何如

請徵黃海道東伍軍入衛京師　啓

觀此賊勢漸似鴟張黃海道武士延安白川海州近處三四百名上送事已爲行移而本道列邑留在武士及延安海州白川束伍軍不可不多數調發入衛

京師以備不虞事機頗緊不分晝夜定將上送監司
亦來白川近處以聽　朝廷分付事急速　下諭何
如

請澄汰不治守令以蘇殘邑　啓

臣在京中所管四道守令賢否未得聞知前日從事
官韓浚謙下去時令出入民間詳細訪聞參以實績
尤甚不治者一二人使之牒報今據韓浚謙牒呈黃
海道康翎縣監呂應周人微望賤年少手生邑事不
能成形平安道江西一縣凋弊最甚倉穀蕩盡將爲
棄邑縣令趙孝男以年少武夫因一時軍功驟當是

任人器不稱蘇殘起弊決非所望云此二邑皆是殘
弊之地守令又不得人則不久將爲棄地韓浚謙目
見牒報與流聞有異請呂應周趙存男罷黜勿論文
武南行極擇慈詳廉謹之人差送何如

請以文官之有才計者爲南兵使 啓

西北方近日形勢皆爲可虞然北方之憂尤劇於西
方蓋西方則地連 上國老胡雖發必無空其巢穴
而深入之理若咸鏡南道則從三水甲山直抵咸興
其間道里甚近虜若窺覘虛實竊發乘虛則南北兩
道將至隔絶而首尾不得相救此乃腹心之憂近者

老乙可赤必要於惠山越邊屯聚設險又欲於政丞
坡吾達整居耕種若其勢既成之後則北方一帶藩
胡皆將相率而歸之必爲後日難圖之患極爲可慮
今之處此急之不可緩之亦不可唯當先固在我之
勢而觀彼釁孽之淺深臨機善應不使滋蔓而已當此
之時萬般計度不如擇一賢閫帥南道兵使邊良俊
自初固有不堪之虞下去之後別無布置規畫之事
且聞有輕率躁擾之病不得本處人心云安可望其
撫輯民夷以舒 朝廷北顧之憂哉邊良俊似當遞
差第其代求之於武將則極難得人雖文官而有弓

馬之才且有籌度邊務之慮者則其措置規畫未必
下於武將道內守令中似不無其人請問於備邊司
諸臣急急處之責以完復南道之事則或可以收拾
於萬一臣之計慮未知合宜與否然邊事至重故敢
此上 稟

右防禦使吳應鼎遞差 啓

吳應鼎遞差當否問于都體察使事 傳教矣吳應
鼎之爲防禦使當初固有不勝其任之慮但以乏人
故備邊司 啓差矣頃日賊報卒至臣發遣應鼎使
合京畿前營右營之軍把截要害且分付云兵分則

勢弱當於禿城厚集其陣屯畱重兵而多發體探之人遠遠瞭哨視賊兵所向與左防禦使相為猗角其後聞應鼎舉措煩擾分軍約束頗有違錯禿城守城之軍盡數調用於他處且分兵拒守許多路頭形勢孤弱縱有緩急似難相顧事人多言之臣猶未知其間曲折昨已行文問其策應形止欲待其回報而啓請處置矣伏見諫院之 啓亦必有所聞而然矣應鼎遞差而使他人之可堪者代之甚當

論平安道出身防守之弊 啓

從事官韓浚謙牒報內平安道江邊出身前日為兵

之時各有保率備給粮餉且常留在本堡不見防守
之苦一自登第之後盡去保率名之曰出身分防之
役前後相望旣無元定番次疏數出於一時之意昌
城以下出身則合氷之際分防於境內諸堡解氷之
後又令分防於水上諸堡秋冬之交又使移防於滿
浦諸鎭一握之米一尺之布皆無出處而親負戎器
自備粮餉長立戍所在家無日若此事不早變通則
萬無支保之勢云臣前此亦聞平安道出身愁苦之
弊已爲　啓請處置矣其後又聞平壤等處出身之
人或有自縊者或有掛其紅牌於官門而脫身逃去

者所聞駭愕今據韓浚謙牒報則其致此無足恠者大抵道内出身之人皆平日取才軍士也前則各有奉足以備資粮又有番次往來有時一自出身之後無保率可以相資無番次可以遞休一年之内長在於道路防守之役不遑暇食揆之情理極爲矜惻臣求所以處置之策而未見便宜不過仍前日更給戶奉足又使徵發之際定其疏數如前日立番次第以休其力則庶可小惕矣如此然後赴防之時爲之計仕以爲去官之階已出六品而爲實職者始免其防戍而收其保率以給他人則民情稍似便宜今日之

所以處此者唯此而已請令兵曹急速商議舉行以
舒邊民倒懸之苦何如

措置龍津事 啓

訓鍊都監所屬平安黃海江原等道僧軍移送龍津
令防禦使邊應星領率教鍊料米依都監軍人例受
食于京倉至今數年矣今則別將許售代守龍津方
築城壘以爲後日設鎮根基築城既畢之後當以此
軍定爲土兵折給鎮傍閒曠之地資其衣食之路而
分番入守以爲可久之規第其所食料米當此經費
匱急之日不可每受於京倉欲自鎮中措置饋餉來

十一月爲始該曹散料勿爲題給宜當且鎭軍士今年耕作屯田所出雜穀幷二百七十餘石方在本鎭請以此穀因留本鎭以助餉軍之費何如

請金壽男婆娑守城將差定事 啓

婆娑城已爲畢築時方措備軍粮器械以爲上流保守之地但驪州牧使臨時雖當入守而常時則在於本官城機修設等事未得專意顧見必須使武將一人稱爲守城將如禿城趙撥之例晝夜留在其處凡事急急措置可無踈虞且驪州境內人民於城守之事志意尚未堅固當以本土武將爲士民所知者爲

守城將率其家屬先入而曉諭他人入城守禦然後可無潰散難合之憂護軍金壽男居在驪州壽男曾在平壤經歷戰陣不至恇怯云請金壽男婆娑守城將差定下送聽防禦使邊應星節制與本州牧使協同防守何如　答曰既委義嚴守又使金壽男守之未解其間曲折事　傳教矣上流重地有城子處只有婆娑守城之事不可疎漏義嚴雖或居守而不可專委其事且所率軍皆是遠處山谷間無根之輩臨時調發或來或否用以等城則猶可若於急難之際只以此輩欲爲守城恐難得力呂州品官士人以下

皆當清野入城而本邑束伍之軍亦當分半入城亦非義嚴所能號令節制臣初欲使邊應星入守而江灘地面濶遠防禦使當往來檢勑不可但在一城之內故已令呂州牧使尹國馨臨時城守而若無武將之預在其處措設守備則亦恐未及於守禦故議于備邊司請以本處武將金壽男差送非偶然計而然也敢此更〻稟

請差送助防將與防禦使協守江灘 啓

京畿呂州以下上流警備事防禦使邊應星處大槩已爲分付其守灘將卒亦令分部畫界分守各責軍

令狀使之盡心防禦矣但江面濶遠上下百餘里防
禦使在一處而賊勢散布一時俱至則勢難相顧請
助防將二人以堂下有武才人差出使聽防禦使節
制協同守禦何如

懲毖錄卷之五

異府奥

||